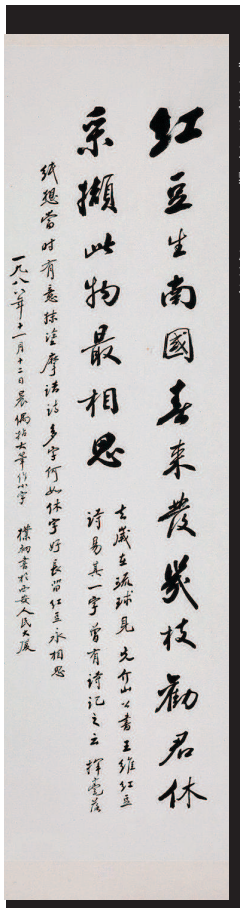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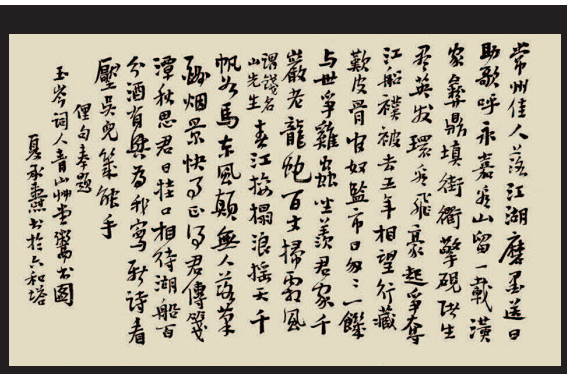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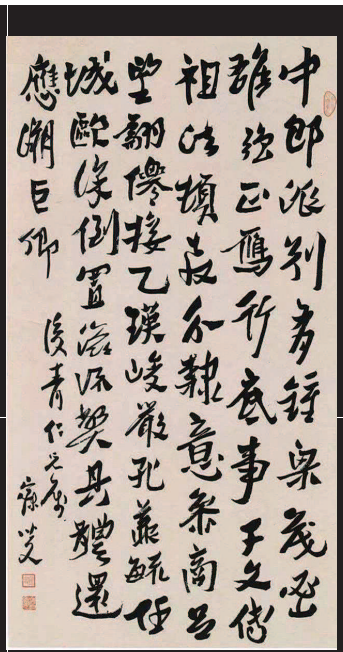
Art Weekly
国家艺术杂志
本报副刊部主编　2020年5月20日　星期三　第880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：吴南瑶　视觉设计：戚黎明　编辑邮箱：xmss@xmwb.com.c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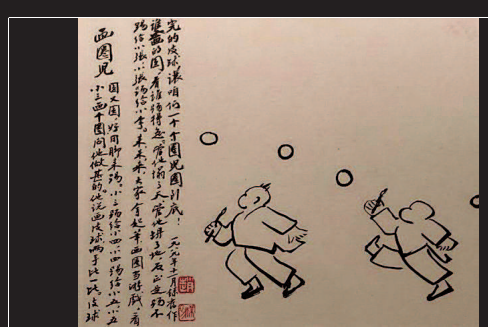
◀《王维『红豆诗』》1988 赵朴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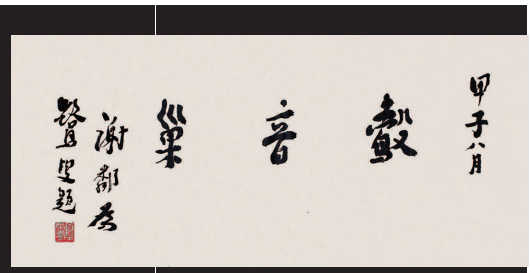
▲ 题谢玉岑《青山草堂鬻书图》1931 夏承燾



◀ 沈增植书法



◀ 展览作品，赵朴初画的漫画



◀ 穀音巢斋号 1984 夏承燾

◀ 马一浮作品

诗书善缘，智慧花果

——由赵朴初书法想到的

◆ 石建邦

今年是赵朴初先生逝世二十周年。明日“无尽意——赵朴初书法艺术展”即将开幕。

深厚的家学，丰富的阅历，精深的佛学修养，诗人的气质——凝聚在笔端，造就了赵朴老独一无二的书法风貌。赵朴老身体力行，更用自己的诗文墨迹回馈社会，传播弘扬灿烂的祖国文化，不失传统文人的本色。他曾说：“弘扬文化，广结诗书善缘，因果不爽，俱得智慧花果”，这是这位大家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，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意义所在。

写字好比一个人的衣冠仪容

约摸就在二十年前，笔者有缘接触到一批赵朴老墨迹，是他于上世纪70年代初写给好友老革命彭炎、阮波夫妇的，笔者得以有机会“亲密”接触赵朴老的书法，体会这位社会贤达、爱国宗教领袖笔下风姿绰约的艺术魅力。机缘巧合，去年深秋，笔者在无锡灵山游览时，偶遇里面的赵朴老纪念馆，对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。

赵朴初1907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天台里，祖籍安徽太湖县。赵家是书香门第，祖父辈以上四代皆为翰林，门庭兴旺。太高祖赵文楷更是嘉庆元年状元，曾奉旨出使琉球。赵朴老父亲赵恩彤早年毕业于安徽省高等学堂，但无意仕途，在家钻研字画，书法绘画皆精。赵朴老本名“荣续”，其父乃取古训“返朴归真，悟初笃静”之意，另为起名“朴初”。饮水思源，赵朴老日后在宗教事业乃至诗文书法上取得光辉成就，并非无本之木，是从小深厚的家学渊源滋养所致。

诚如启功先生所说，赵朴初先生的字得力于唐代的李邕和北宋的苏轼，取精用弘，飘逸潇洒，端严遒丽。赵朴老早年对柳公权的楷书下过很多功夫，故而无论行书还是大字，中宫收紧，谨严整饬，有疏可走马、密不透风的风姿。他自己对书法也看得很重，有“学书非小道，譬若整衣冠。出门见大宾，俨然而蔼然。浮天沧海远，情意动波澜。一纸抵万金，异国同笑欢”等诗句，说明写字好比一个人的衣冠仪容，又是文化交流的最佳媒介。

赵朴老是我国佛教界领袖、社会活动家，还参与诸多国务活动，一生忙碌，日理万机。尽管如此，他始终葆有书生本色，他曾说：“读书写字，是书生功业，每天必作，即使独居一隅，乱声萦耳，也能安坐不动如须弥山。”正因如此，他有着很高的书法造诣，晚年还兼任中国书协副主席和西泠印社社长，可谓实至名归。

写字是读书人的本分

古老的书法艺术，源远流长，绚烂多姿，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耀眼夺目的明珠。如果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观察，我们会发现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。比如大家熟知的王羲之《兰亭序》，号称天下“第一行书”。唐代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和北宋苏轼的《黄州寒食诗》，分别为后人封为天下“第二”“第三”行书。这三件流芳百世的国宝，都是书家书写自己的诗文而成，并非抄录别人的作品，甚至有两件都是草稿。可见，古代在欣赏书法作品的时候，首先看重的是书写者的文本，他的文学价值，其次才是他的书法水准。如果能“文”“字”俱佳，两全其美，像前述三大行书墨宝那样，那当然更好，但如果只是文章好，书法普通，也照样留得下来，诗文名篇照样能为后人所传颂。比如司马光留下的一页《资治通鉴》手稿，字迹平平，但照样弥足珍贵，流传至今。反过来，如果只是字写得好，文章内容非常平庸，甚至肤浅粗鄙，那这件墨迹是很难为人所重，也很难流传下去的。

其实，以前科举取士，文人士大夫的字一般都写得不错的，代表的是一个文人的面貌。启功先生曾经说：“写字是读书人的本分”，就有这层意思在里面。而当时的风气，加上传播的条件限制，所谓“文章千古事”，大家为了把好文章传播开去，流传下去，也不自觉地讲究书法，并通过书写的方式将文字附丽美化，以广流传，甚至为人争相传阅收藏。这就是刘熙载所一贯强调的，“书者，如其人，如其学。”

古代历来看重一个人的道德文章，人们将自己或别人的诗文名篇、嘉言警句用好看的字书写出来，或者请名家好手书写，或条幅、或中堂、或楹联，张挂于厅堂、书斋乃至园林中，也都是为了传播文化，以利教化，昕夕相对，有利于自己和周围家人的修身养性。书法价值虽然也被人们看重，但这对传统士人来说毕竟还是次要的，至少是两者并重的。

总之，在过去的读书人，非常看重自己的文字，自己的诗词文章，然后才是自己的书法。从这个角度看赵朴初先生的字，我们会发现他堪称传统文人学者的典型，喜欢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韵文用精美的书法写出来，馈赠友好或发表，让人在品读其诗文的同时欣赏其书作艺术，这也是过去文人唱酬交际的一种特有方式。

晚清民国以来，由于“欧风美雨”袭来，尤其是日本邻邦的推波助澜，传统书法艺术也渐渐被纳入美术作品的创作和欣赏体系，把它的视觉性和装饰性独立出来，于是乎产生书法家这一称呼和职业，将书法家等同于画家、雕塑家一样的美术工作者。这固然拓宽了传统书法的视野，但由于忽视书法背后根本的文学和学养支撑，不可避免产生许多流弊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写字是交游的印迹

无独有偶，今年也是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燾先生诞辰120周年，浙江人美日前出版了方韶毅编著的《夏承燾墨迹选》画册，夏的家乡温州图书馆准备于9、10月间举办文献展以为纪念。

夏承燾（1900–1986）先生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，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欣赏夏承燾的书法作品，会同样感觉一股文人学者独有的清雅之气。无疑他在书法上也是用过功夫的，夏先生在五十岁时的日记曾总结自己的学书经历：“自念数十年来习字，由褚河南圣教、颜平原郭家庙、砖塔铭，转入黄漳浦、黄山谷，不能专主一家，遂一无所就。近颇爱宋仲温，思兼参云麾。学汉隶，于礼器、石门颂、黄龙、史晨，偶亦临摹……”。另外晚近的沈曾植和马一浮，这两位大学者对他的书风影响也很大，有时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他们的味道，古拙典雅。

据说，夏承燾的字曾深得民国书画大家余绍宋的赞许，他的字有较强的个人面目，不斤斤计较于字的外表形似，倔强庄重，筋骨丰满，透出内里的文人气很足，气息不凡。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也许正是这层意思。

说起来，赵朴老平生交游广阔，和夏承燾也颇有交往。1965年初，夏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大会，其间认识赵朴老，可谓一见如故。1980年，在赵朴初先生的积极奔走下，促成鉴真大师像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来到中国，在扬州、北京等地作巡回展览，将中日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潮。赵朴老还特别邀请夏承燾作词，共襄盛事。八十高龄的夏老挥笔写下《减字木兰花·鉴真法师塑像回国纪念》一阕：“轻舟浮渡，六次功成临彼土。愿力无边，招手冯夷看海天。高坛讲律，盏盏禅灯明暗室。杖锡千家，环海都开友谊花。”措语高奇，意境宏远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那时赵朴老相对比较空闲，也是书艺臻于高峰的时期。据说，他经常抽空去荣宝斋写字，有次作了一首《八声甘州》的咏梅词，非常得意，分别写在两张六尺整张大宣纸的右上侧，流美多姿，并留下大片空白，要荣宝斋找画家把画补上。一般都是先画画再题写诗词，很少这样“倒做”的，赵朴老这是别出心裁，这个难题后来由王雪涛和关山月分别给解决了，可谓皆大欢喜，自是一桩艺坛佳话。

学养深时，溢而为书。我们看近代以来王国维、梁启超、傅雷、茅盾、叶圣陶等许多文人学者的字，都是斯文蕴藉，独具面目，显示出丰厚的学养和个性。前几年看到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的一批书札，粗头乱服，点画狼藉，但满纸真气，扑面而来，令人想起元代高僧中峰明本的墨迹，“无意于佳乃佳尔”，脱略形骸，直指人心。今年也是王蘧常先生的诞辰120周年，他那戛戛独造的章草成就背后，同样也是由学大如海的古典修养筑基的。